



原上草

姚欣則

中國商社出版社

原 上 草

姚 欣 则

(京)新登字073号

责任编辑：王建中

封面设计：刘国法

校 对：李天智

原上草

姚欣则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45号)

河南省水利厅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5印张 170千字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4.00元

ISBN - 7 - 5044 - 2115 - 4 1·14

为生活而扬帆

——序《原上草》

卞 卡

读姚欣则的诗，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奔流》文学月刊社供职，虽编小说、散文稿子，却爱读诗与写诗，因而我把他列入了诗人的行列。读他的散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文革”动荡的岁月，他又拿起自己的笔，调动了诗人的感情，所不同的是，除偶而为诗外，却把笔触与能力投注于散文，而且勤勉为之，广种博论，大有一发而不可止之势。我始终未离开“编辑”这个行当，他发表散文之秋，我先是编《奔流》，接着是编《莽原》，后来又编《散文选刊》，这样无形中就开始读他的散文了，于是在我印象中他又由诗人变成了散文作家。

按我的理解，诗与散文颇有些同宗族的味道，对它们的写作是一丁点假都掺和不进去的。不仅需要巧妙的构思，还得有凝练的语言，还得有深沉的富有哲理性的思考，还得从诗行或行文中透出作者的立意，并表达出作品的主题和作者藏笔中的底蕴。从这层意义上讲，姚欣则由诗人而散文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十多年来，他笔耕于默默中，先后在《人民日报》、《莽原》、《朔方》、《延河》、《河南日报》、《羊城晚报》等众多省以上报刊发表散文作品近200篇，今择出50余篇结集出版，出书名曰《原上草》，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之意，既含自谦，亦喻贻强，是很值得称道的。

姚欣则是一位回族作家，取回回的名字为阿卜都拉。他幼年时家境很不好，又逢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无奈中随父母由河南的偃师县流落到宁夏的固原。这本属颠沛流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应是好事，一是砥励意志，二是对民情、民俗的了解客观上对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他的以写少数民族生活为多的不少篇章中，大抵可看出这种影子。

新时期以来，一些文体在创作实践中产生着嬗变。有的甚至步子迈得很大，令人眩目，也令人懵懂。散文创作其实也在变，突出表现是正在突破某种模式，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向更广阔方面开拓。这是散文的一种进步。姚欣则基本上属于乡土型的作家，要想让他去追赶创作上的潮头与时髦，不现实，也不可能，如真的去做，似乎亦不无困难。每位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套数，其作品也都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以酒来比喻的话，姚欣则的散文属“清香”型，即在淡淡的记事、写人、状物、抒情中，揉进作家的情感与缱绻，而这种情感与缱绻往往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交叉的。读他的散文，初始印象是清新淡素，深而思之则会发现谋篇中作家所埋下的炽热的情愫和对生活美执著的追求与吟唱。比如《我是回回，我是中华民族》、《人何处？望断云归路》、《达坂巴札黄昏后》、《村歌》、《吐鲁番寻梦录》、《鄂尔多斯的夜际》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严格说来，做到这点很不容易。我历来认为散文作家对待人生和生活应突出一个“情”字，一个“诚”字，情即情感，诚即真诚，离开这两个字，要想把散文写得感染人、打动人的心，那是不可能的。这层意思看来姚欣则不但深谙其味，而且在努力实践着，收入本集的《童年旧事——穆斯林的女性》、《雨花台上雨蒙蒙》、《回乡之春》、

《庄稼人》、《成吉思汗陵纪行》等，都是有力的佐证。要做到这点，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没有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沉的思考，没有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赤子般的情感，还有，那就是驾轻就熟的文学功底，应当说是很难奏效的。

读作品其实是在读人。实实在在的人，朴朴实实的作品。这就是姚欣则；这就是姚欣则散文集《原上草》的特色。至于他散文的构思新颖、语言简洁明快、意境清新隽永、富于浓郁的民族特色种种，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首先是诗人，尔后才是散文作家。

三十年来，我始终是文学编辑，欣则兄也始终是正业之余笔耕不辍的作者，我读他的作品，也读他的人品。他让我为他的散文集《原上草》写序，我有点惊乍，更有点受宠了。又因为是多年的朋友，婉辞无效，只得从命，于是便有了上面这些文字，放在正文的前头，权以为《序》吧！

1993年11月于澹泊居

目 录

庄稼人	(1)
豪情	(3)
雨花台上雨蒙蒙	(5)
一支女儿的歌	(8)
小站风情	(12)
吐鲁番寻梦录	(16)
炊烟袅袅	(20)
岭南写意	(26)
小铺夜话	(32)
何处古渡口	(35)
乡情	(40)
母亲	(45)
栀子花	(52)
无影灯下的雕象	(63)
给妻子	(64)
人何处？望断云归路	
——遥寄马斯曼子	(66)
新疆纪事	(71)
鄂尔多斯之情	(77)
童年旧事	
——穆林的女性	(80)

偃师走笔	(83)
斜风细雨	(86)
大地深情	(88)
欢乐的“赶集”天	
——豫西回乡风情录	(93)
滇南随笔	(97)
豫南觅踪	(100)
人生思绪	(103)
拓荒者	(105)
汴京漫笔	(111)
草原秋色	(114)
喜鹊又报喜讯来	(117)
家乡二题	(120)
泥土情	(123)
回乡短笛	(126)
鄂尔多斯的夜际	(130)
故乡情结	(134)
穆斯林的灵性	(137)
遥远的西双版纳	(140)
山野情	(144)
达坂巴札黄昏后	(147)
白马寺臆象	(151)
村歌	(153)
罗梭江上绿家女	(157)
在那太行山上	(160)
秋思	(163)

凭吊医圣祠	(165)
大院里的小插曲	(167)
跋涉在石人山	(172)
金银花	(175)
成吉斯汗陵纪行	(180)
在豫西蒙族人家作客	(183)
情漫莱州弯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散记	(187)
故乡	(195)
马石头大伯和我	(203)
女阿訇和她的儿女	(214)
“榆木疙瘩”开窍记	(233)
我是回回，我是中国民族	(241)

庄稼人

“人，是女娲补天后用泥捏的。”这个古老的神话，小时候，老奶奶不知给我讲过多少遍。

如今回想起来，可真有点像呢。庄稼人，耕耘在土地上，生活在泥土中，土房、土炕、土灶、土坯院；走出门，又是土路泥坎，濯洗一下手脸，准得半盆泥浆，连涔涔汗水也包含着浓浓的泥腥气。

不知从哪个朝代起，栓大爷家就祖祖辈辈厮守着这块黄土地。漫漫岁月恰似一串绵绵无尽苍白悲凉的梦，有耕作的艰辛，播种的忧虑，收获的希望，也有撕肝裂胆的悲歌和失而复得的欢欣。

“人是泥捏的，土地绝丢不得。”庄稼人把这作为古训格言来教训自己的后代。

人生之苦难，酿造着难以想象的求索和冲动。在新神话的诱惑和倾斜生活的驱使下，庄稼人的儿孙们竟对这块被祖先视为命根的热土产生了惶惑迷惘和可怕的离心力。

栓大爷的儿子凭着早先在“食堂化”年月操过几个月刀勺的一点技能，背着老父携起一个季节的售粮款，悄悄闯进了五颜六色眩人耳目的市井闹衢，梦想着也能交上好运一夜之间变成腰缠万贯的“能人”。然而命运之神并非慷慨的长者，赵公元帅也不是对什么人都一般公允一视同仁，庞杂嚣繁的城市也不全是“财源亨通，日进斗金的乐土。”他终于蚀光老本悻悻而归。

孙孙倒自幼胸怀大志，经过十年寒窗和考场如战场的激

烈竞争冲进了农业大学的门槛。四年学就，取得了学士的头衔，满想着能够平步青云为前途再拼搏一番，岂料世事维艰，命运多舛，落了个“公关”上的败兵，犹如一片草叶随着流水曲折折最终漂到了故乡那个冷冷清清的农技站。他不甘寂寞，便索性来了个“技术承包”又回到了睽违多年自家的黄土地上，决心去寻觅那失落的纯情和若近若远的梦。

于是，三代人把老年人的虔诚、中年人的勤奋和青年人的睿智融为一体，和谐地注入祖先开拓的土壤中。从此，这古老的土地变得更加神奇、旷博、苍茫、壮阔。

一切复归平静，就象亘古荒原，静中隐约有动，恍惚似有一股血液在泥土中流淌，稼禾在娓娓吟哦，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他们一家也完全沉湎、陶醉在勃勃生命气息中。

周围那本该是长满穗实的田地，却窸窸窣窣传来了野草的窃窃私语，似乎在议论远出久不归的主人呢。

生活本来就是由痛苦和幸福组成的一支歌。庄稼人，终于迎来了一个“售粮模范”的桂冠，栓大爷也恋恋不舍地第一次离开了黄土地，来到了伟大的首都，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跨入了神秘的梦幻世界。

祖孙三人，默默咀嚼着这酸甜苦辣的滋味，没有兴奋也没有愧恼，而是把三颗自豪、善良、纯朴、透明的心更加亲密地贴在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每一个忠实于未来，而为美好未来奋斗的人，他们都将受到尊敬。厚重的大地创造了人、创造了万物，也孕育了复杂纷纭的大千世界。而人间最纯洁、最炽热的莫过于永恒的母爱，善良的庄稼人，也把一颗最忠诚的赤子之心奉献给了生养自己的神圣土地。

1989年10月

豪 情

往往一个人，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一种偏爱，甚至成癖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为之奋斗终生。我是粮食战线的一名老兵，随着日月的增长，我对自己这一行，也产生了极其浓厚的感情。在机关，整天埋在数字堆里；来到农村，就和小麦、大米、花生、芝麻打交道；出差到城市，也总要摸到粮店去看看。

最近，我来到洛阳参加一个工作会议，住在宾馆里。一天黎明，梦幻般的晨曦悄悄透过窗帘，轻轻把我唤醒。我习惯地瞅了一下表，便穿衣起床，顺着一条僻静的小巷跑起步来。大约跑了不到三百米，一家小粮店迎面出现在眼前。这时才刚刚七点钟，但那些上班前起早来买粮、油的人们已经开始在粮店进进出出了。我立即放慢脚步，不加思索地跟着购粮群众走进粮店。一个正在称面的年轻女营业员，忽闪着秀丽的大眼睛，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请问是买面还是买米？”

她可能发现我是空着双手，随即温和地接着说：“咱这里有供顾客借用的面袋，如果你急着上班，可以把购粮证和钱留下……”

“谢谢您！”我不好意思地连忙作解释，“我是随便来看看。”

这时，在她旁边工作的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同志也扭过脸客气地对我说：“您有什么意见，请只管提出来，帮助俺们改进工作；如果购粮、做饭有困难，也请告诉咱，粮店备有油条、

面包，一会儿就可以从中心店运来。”最后还补充说：“咱这是一个小粮店，大多数都是进店不久的年轻人，工作经验少，业务水平差……”

天已大亮，供应群众的熟食品已经运到，购粮群众也熙熙攘攘多起来。我怕影响营业工作，连忙向她告别走出粮店。我一边走一边琢磨着刚才的情景，这个粮店的服务态度真的都是这样好吗？她们对我如此热情，是不是误认我是“私访”的领导，采访的记者，或是外地的参观人员？于是，我决定瞅个机会，再来观察个虚实。

次日傍晚，我来到宾馆附近的桥上散步。当我漫不经心地沿着大坡向上走的时候，突然一个女青年蹬着三轮车，擦我身边走过。由于车重坡陡，她蹬得很吃力，车速也慢。我跨前一步，随手推住了车箱。凭着我这个“老粮食”，一眼就看出她是我同行，趁下班时间，为群众送粮上门哩。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由得推的劲大了一点。女同志发现有人帮助推车，立即回过头来向我道谢。

呀！她正是我准备再去小巷粮店观察的那位热情诚恳的姑娘。

这时，一抹晚霞正好抹在她美丽的脸庞上，抹在被汗水湿透了的散乱的头发上，也抹在了那满是面尘的工作服上。车到坡顶，她又回过头微微一笑，向我表示谢意，然后，飞速而去。

我看着她那积极认真的作风和炽烈感人的情怀，不由得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蓦然从心中升起……

1985. 9. 11. 洛阳

雨花台上雨蒙蒙

蒙蒙细雨，恰似缕缕情丝，在编织动人的歌。

真的，雨花台的泥土、石头、树木、花草都是有感情的。一来到这里，好象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我和小崔同志，为了能寻觅到几颗想象中的雨花石，舍弃了排列整齐容易攀登的叠砌石阶，而选择了丛林掩盖下的山坡土路。但那里依然有许多和我们抱相同目的的游人，有的双眼盯地弯腰前进，有的惊喜于偶然的发现，有的茫然沉思。然而不管任何人，只要视线相迂，就会亲热地互相打招呼：“拣到了吗？”或老朋友似地交换观赏一下彼此的收获，或用深情的目光奉以真诚的祝愿，甚至连那兜售雨花石的妇女儿童，也会文质彬彬地向你展示自己的胸怀：

“同志，请带几颗雨花石回去吧！”

“先生，这里有上好的呢！”

“小姐，请看看这血红的雨花石！”

虽然也是叫卖，而毫无那令人厌烦的市侩之气。但又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一点想购买的意思，我只是满心希望能亲自找到自己满意的，好带回家摆到书架上，或赠送亲友。

在这如同浪涛涌动的感情的海洋里，我怀着美好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心边走边寻，七绕八弯来到一片草坪上，那里有一群游人为一个男孩的精美彩石所吸引，我和旅伴不约而同地凑过去看了一眼琳琅满目的杯杯盘盘，随即就又开始了那执着的求索。

约摸搜寻了半个小时，在一处花圃边停下来，准备小憩片刻，对面水泥凳上已有两位女同志刚刚落座，她们穿着相同的浅灰色西装裙服，含着淡淡笑意的大眼，好象不停地在和别人说话。就在此刻，刚才在草坪上见到那个被包围的男孩突然来到我们面前。他虽然有点着急，但仍不失礼貌：“叔叔阿姨，请问您买我的雨花石是不是忘了付钱？”

我十分惊愕，连忙解释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买你的东西呀，是不是认错了人？”

“我记得是两男两女，就是你们四位一同买的么……”小孩十分肯定地说，随即把目光移向对面的两个女子。

“胡说啥子哩！”其中身材略胖而显得十分健美的那个同志开了腔：“哪个买你的雨花石么？”

“我们和他二位根本就不相识，”另一个连忙补充说，“怎么会一同买你的东西？”

这一个小小误会，弄得我们几个十分尴尬，正在啼笑皆非相持不下时，忽然从不远的花丛后面传来了一群男女的笑声，一个西服青年手持钞票跑了过来，边笑边喊：“不要说啦，不要说啦，对不起，是我们四人忘了付钱……”

“您是无意的呀？”小孩先是一愣怔，接着手一挥：“那我就免费啦。”

原来的争论迅速转为真诚的推让。小孩机灵地摆脱那两双男女，一把拽住我的提包，含着歉意说：“很对不起，我送您几颗上好的雨花石吧。”

“谢谢，谢谢！”我抚着他的头安慰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不用介意。”

“莫要紧”，还是胖女子的高嗓门，“我们不是外国人，不要

哪个啥子赔偿费么。”

你推我让，经过几个回合，那小孩猛然把一个小包包塞到胖女同志手里掉头就跑啦。

“这是搞的啥名堂么？”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那咱就平均分配吧。”

“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接过了那个陌生孩子的馈赠，情不自禁地捧到胸前，那是一颗鸡心状的，乳白色泛着殷红，通体闪耀着晶莹洁润玉石般的光泽。

莫非这是一颗纯善、善良、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童心吗？不知是雨花石在颤动还是我的手臂在颤动，恍恍惚惚，我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也好似超脱了世俗而返童归真，一股欣喜兴奋之情悄然涌出了眼眶，我用手背擦了一下面颊，呵！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细雨。

暗灰色的雾弥漫在半空中，默默地飘洒着若有若无的银丝，丛林松柏被染成了黛墨色，素洁的花朵含着点点清冷的泪珠，浩气凛然的烈士雕象，显示着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慨，连雨中寻趣的游人，似乎也化入了雕塑群。整个雨花台，宛若凝固了的历史画面，完全沉浸在朦胧的静态之中。在这极端寂静里，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萌动，依稀听到了历史风云，听到时代脚步和先烈的呼唤。

不知怎的，我豁然明白了，这是那神奇的自然景物和先烈的英灵相融合，创造了永恒的生命、用炽热的情、高尚的爱在净化着我们的灵魂。

烟雨迷蒙中的雨花台，泥土是湿的，石头是湿的，树木是湿的，花草是湿的，那可是先辈们洒下的汗，流出的血吗？

1979年8月10日南京

一支女儿的歌

姜秀玲的风采

孟姜女河，日夜流淌着一支歌—支凄婉的歌、一支壮美的歌、一支女儿的歌。

你的人生脚步，太匆促了！你的十月旋律，太急迫了！令人诧异的是莫非你的青春被神灵点化抑或是你的生命在燃烧？

我怀着无比的敬仰和沉重的忧伤，忙寻觅捕捉你的灵性和燃点。

普通的工作服，裹着瘦削的身躯，不大好看的工作帽，掩盖不住坚韧稳重的性格和女子的聪慧秀气。你用力量简单而凝重的造型和朴素而执着的信念，在粮店平常的面箱和米柜间构成一尊充满魅力的雕像，在真诚的诠释着人生。

你含着微笑，把浓浓纯情化入米面，倾进千家万户，让长街深巷小院高楼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美满充实、更加温馨甜蜜。

当我见到你，恰似触及电流，灵魂顷刻受到巨大震撼，恍惚有一种强烈的反思和神奇的净化剂潜入我的心灵，情不自禁地也随着买粮食的大爷大娘背转身悄悄去沫心头的热泪。

二十个春秋二十个梦。你用白（雪白的大米白面）黄（金黄的玉米）绿（翠绿的绿豆）三元色装饰粮店，打扮城市，却舍弃了最美妙的青春年华。你可以不思年迈的双亲，辛苦的丈夫和